



鬼谷子卷上

捭闔第一

捭撥動也闔閉藏也凡與人之言道或撥動之令有言示其同也或閉藏之令自言示其異也

聖若稽聖人之在天地間也

若順稽攷也聖人在天地間觀人設教必順攷古道而為之為衆生之先

首出萬物以前人用先知覺後知用先覺後覺故為衆生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

陽開以生物陰闔以成物生成既著須立名以命之也知存亡之門戶

不忘亡者存有其存者亡能知吉凶之先者其惟知幾乎故曰

知存亡之門戶也

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

萬類終始人心之理變化朕迹莫不朗然立惜而無幽莫不測故能籌策達見焉

而守司其門戶

司主守也門戶即上存亡之門戶也聖人既達物理終始知存亡之門戶能守而司之令其肯亡而趣存也

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

莫不肯亡而趣存故曰其道一也

變化無窮各有所歸

其道雖一行之不同故曰變化無窮然有條而不紊故曰各有所歸也

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

此二者法象各異施教不同

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

政教雖殊至于守司門戶則一故審察其所宜先者先行所宜後者後行之也

度權量能校其伎巧短長

權謂權謀能謂材能伎巧謂百工之後言聖人之用人必量度其謀能優劣校改其伎巧之短長然後因材而用

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裨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

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

言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賢者可擇而同之不肖者可闔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盡其力但恭己無為牧之而已矣

審定有無以寔其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

言任賢之道必審定其材術之有無性行之虛寔然後隨其嗜欲而任之以見志意之真為也

微排其所言而擇反之以求其寔貴得其指闔而擇之以求其利

凡言者則微排抑其所言撥動以反難之以求其寔情寔情既得又自閉藏而撥動之彼以求其所言之利何如耳

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

開而同之所以盡其情闔而異之所以知其誠也

可與不可審以其計謀以原其同異

凡有所言有可有不可必明審其計謀以原其同異

離合有守先從其志

計謀雖離合不同但能有所執守則先從其志以盡之以知成敗之歸也

即欲擇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

言撥動之貴其周徧閉藏之貴其隱密而此二者皆須微妙合于

道之理然後為得也

押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

料而簡擇結謂繫束情有真偽故須簡擇誠或無終故須繫束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教聖人因而為之慮

權衡既陳輕重自分然後為之度数以制其輕重輕重因得所而為設謀慮使之道行也

其不中權衡度教聖人因而自為之慮

謂輕重不合于斤兩長短不充于度数便為廢物何所施哉聖人因是自為謀慮更求其反也

故押者或押而出之或押而納之

謂中權衡者出而用之其不中者納而藏之也

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

誠者闔而取之不誠者闔而去之

押闔者天地之道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故謂天地之道

押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

陰陽變動四時開閉皆押闔之道也縱橫謂廢起也萬物或開以起之或闔而廢之

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言押闔之道或反之令出于彼或反之覆來于此或反之于彼忤

之于此皆從捍闔而生故曰必由此也

捍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言事無

言事無開闔則大道不化言說無變故開閉者所以化大道變言

說事雖大莫不成之于變化故必豫之吉凶焉

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

心因口宣故口者心之門戶也神為心用故心者神之主也

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

凡此八者皆往來于口中故曰由門戶出入也

故闔之捍闔制之以出入捍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

言八者若無開閉事或不節故闔之以捍闔者所以制其出入開

言于外故曰陽也閉情于內故曰陰也

陰陽其和終始其義

開閉有節以陰陽和先後合宜故終始義

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為陽曰始

凡此皆欲人之生故曰始曰陽

故言死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

凡此皆欲人之死故曰陰曰終

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

謂言說者有于陰言之有于陽言之聽者宜知其然也
捍闔之道以陰陽試之

謂或撥動之或閉藏之以陰陽之言試之則其情慕可知
故與陽言者依高高與陰言者依卑小

謂與情陽者言高以引之與情陰者言卑以引之

以下求小以高求大

陰言卑小坎曰以下求小陽言崇高故曰以高求大

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言

陰陽之理盡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可何所不可乎

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

無所不可故所說皆可

為小無內為大無外

盡陰則無內盡陽則無外

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

以道相成曰益以事相賊曰損義卑曰去志同曰就去而遂絕曰

倍去而復來曰反凡此不出陰陽之情故曰皆以陰陽御其事也

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

此言上下相成由陰陽相生也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
結陽施以力也

此言上以爵祿養其下下以股肱相宣力
陰陽相求由捍闔也

上下所以能相求者由開閉而生也

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

言既體天地象陰陽故其法可以說人也

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天圓地方上下之義也理盡開閉然後生萬物故為萬事先上下

之道自此出入故曰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 聽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反以難之彼曰難以更始必有以應也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

大化者謂古之聖人以大道化物也無形者道也動必由道故曰無形
俱生也

反以觀往覆以驗今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

言大化聖人稽諸舍己舉事重慎反覆詳驗欲以知來先以觀往
欲以知今先以攷古欲以知彼先度于己故能舉無遺策動必成功

動靜虛寔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

動靜由行止也虛寔由真偽也其理不合于今反求于古者也

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

事有不合反而求彼翻得覆會于此成此在于考彼契今由于求古
斯聖人之意也

不可不察

不審則失之于幾故不可不察

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

以靜觀動則所見審因言觀辭則所得明

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心出

謂言者或不合于理未可即斥但反而難之使自求之則契理之應
怡然自出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

應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比前事既有象比更當觀其次令得
自盡象謂法象比謂比例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

理在玄微故無形也無言則不彰故以無形求有聲，即言也比
謂比類也

其釣語合事得人寔也

得魚在于設餌得語在于發端發端則語應投餌則魚來故曰釣
語，則事合故曰合事明試在于敷言故曰得人寔也

其張置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
之網也

張網而司之彼獸自得道合其事彼理自出理既彰聖賢斯辯雖
欲自隱其道無由故曰釣人之網也

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

持釣人之網驅令就職事也或車披逐不言無比如此則謂之變
常易網更有以勇之者矣

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

此言其變也報猶合也謂更開法象以動之既合其心其情可見
因隨其情而牧養也

己反往彼覆亦言有象彼因而定基

己反往以求彼，必覆來而就職則奇策必申故言有象比則口
無擇言故可以定邦家之基矣

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

謂象比之言既可以定基然後重之襲之反覆之皆謂再三詳審

不容謬妄故能萬事允愜無復失其辭也

聖人所誘愚智事比皆不疑

聖人誘愚則閉藏之以知其誠誘智則撥動之以盡其情咸得其
寔故事皆不疑也

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

言善反聽者乃坐忘遺鑿不思去覽故能變鬼神以得其情洞
幽微而冥夫會鬼神本密今則不能故曰變也

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

言既變而當理然後牧之審也

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

情明在于審牧故不審則不明審基在于情明故不明則不審
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

謂言者于象比有變必有反辭以難之令其先說我乃還靜以聽之
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驗欲高反下欲取反與

此言反聽之道有以誘致之故欲聞彼聲我反靜默欲彼開張我
反驗欲彼高大我反早下欲彼收取我反施與如此則物情可致無能
自隱也

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寔理同歸
欲開彼情先設象比而動之彼情既動將欲生辭徐之牧養令其自

萬弘奇記
言譬猶鶴鳴于陰聲同必應故能以寔理相歸也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
謂所言之事或目此發端或目彼發端其事有可以事上可以牧
下者也

此聽真偽知同異得其情詐也
謂真異同異情詐因此上事而知也

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
謂動作言默莫不由情與之出入至于或喜或怒亦由此以見其式也

皆以先定為之法則
謂上六者皆以先定于情然後法則可為

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

反于彼者所以求覆于此因以觀彼情之所託此謂信也知人在于見情故言用此也

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

謂聽言之道先自平靜既得其辭然後察其事或論序萬物或分別雄雌也

雖非其事見微知類

謂所言之事雖非時要然觀此可以知微故曰見微知類

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騰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

聞其言則可知其情故若探人而居其內則情原必盡故量能射意乃無一失若合符契騰蛇所指禍福不差羿之引矢命處輒中聽言察情不異于此故以相况也

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後知人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從明生明能生智故欲知人必須自知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

我能知己彼須我知必兩得之然後聖賢適合故若比目之魚聖賢合則理自彰猶先生而影見

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

以聖察賢復何所失故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

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

聖賢相與其道甚微不移寸陰見情甚疾

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

上下之道取類股肱比之一體其來尚矣故其相成也如陰與陽其相形也猶圓與方

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

謂向晦入息未見之時當以圓通導之亦既出潛離隱見形之後即以方職任之

進退左右以是司之

此言用人之道或升進或黜退或賤左或崇右一惟上圓方之理故

曰以是道司之

己不先定牧人不失止

方圓進退若不先定則于牧人之理不道其正也

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

用事不巧則操末續顛圓鑿方柄情道兩故曰忘情失道也

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己能審定以之牧人至德潛暢玄風遠扇非形非容無門無戶見形而不及道日用而不知故謂之天神也

內捷第三

捷者持之令固也言上下之交必內情相然後結固而不離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

道合則遠而親情乖則近而疏

就之不用去之反求

非其意則就之而不用順其事則去之而反求

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而相思

分違則日進前而不御理契則遙風聞聲而相思

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

言或有遠之而相親去之反求聞聲而思者皆由內合相待素結

其始故曰皆有內捷素結本始也

或結以道德或結以党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彩色

結以道德謂以道德結連于君若臣之名為臣寔為師也結以党

友謂以友道結連于君王者之臣名為臣也寔為友也結以貨財結以

彩色謂若桀紂之臣費仲惡來之類是也

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

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

自入出已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隨其所欲故能固志于君物莫能間也

若跌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

跌母螳蟄也似蜘蛛在穴中有蓋言跌母養子以蓋覆穴出入往來

初無間朕故物不止之今內捷之臣委曲從君以自結固無有間隙亦由是也

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

說辭既進內結于君故曰內者進說辭也度情謂為謀君不持而

不捨故曰捷者捷所謀也

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

陰德謂陰私相德也

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

謂所言當時未合事過始駭故曰中来事

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于謀待決事也

謂所行合于己謀待之以決其事故曰遙聞聲而相思也

故曰不見其類而為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

言不得其情類而說之者必北轅適楚陳軫遊秦所見必非逆也

得其情乃制其術

得其情則鴻遇長風魚縱大壑沛然莫之能禦故能制其術也

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

此用者謂其情也則出入自由捷開任意也

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

言以得情立事故能先知可否萬品所以結固而不離者皆由

得情也

由天道德仁義禮樂計謀

由天得情故能行其仁義道德以下事也

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去論就

混同也謂先考詩書之言以同己說然後損益時事議論去就也

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

內謂情內外謂情外得情自合失情自去此蓋理之常也
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訣之

言善知內外者必明識道術之數預揣往來事見疑能訣也
策無失計立功建德

既能明道德故策無失計策無失計乃可以立功建德也
治民入產業曰捷而能內合

理君臣之名使上下有序入賦稅之業使遠近無差上下有序則職
分明遠近無差則徭役簡如此則為國之基故曰捷而內合也
上暗不治下亂不寤則捷而反之

上暗不治其任下亂不寤其萌如此天下無邦域中曠主無昧者
可行其事侮己者由是而興故曰捷而反之
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

言自賢之主自以所行為得而外不留賢者之說如此者則為
作聲譽而飛揚之以釣觀其心也

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

若心既善已必自有命來召已既逆而御之以行其志
若欲去之因危與之

翔而後集意欲去之因將危與之辭矣

環轉因化莫之所為退為大儀

去就之際反覆量宜如員環之轉因彼變化雖傍者莫知其
所為如是而退可謂全身大儀者法也

抵噉第四

抵擊寔也噉噉隙也牆崩也因隙器壞因噉而擊寔之則
牆器不敗若不可救因而除之更有所營置人事亦由是也

物有自然事有離合

此言合離若乃自然之理

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
者及往以驗來也

察辭觀行則近情可見及往驗來則遠而可知古猶今也故
及攷往古則可驗來故曰及往以驗來
噉者罅也罅者啗也啗者成大隙也

隙大則崩毀將至故宜有以抵之也

噉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
抵噉之理也

朕者隙之將兆謂其微也自中成者可抵而塞自外來者可抵而
却自下生者可抵而息其萌微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治者可抵而
得深知此五者然後善抵噉之理也

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

形而上者謂之聖人危兆繆形朗然先覺既明且哲故獨保其用也因
化說事隨机逞術通達計謀以經緯識而預防之也

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

漢高祖以布衣登皇極位殷湯由百里而馭萬邦經始也揮動也
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謀皆由抵噉抵噉隙為道術

言化政施外兆萌芽孽之時記聖謀而計起蓋由善抵隙噉之理
故能不失其机然則噉隙既發乃可行道術故曰抵噉為道術也
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貴人不用聖人竄匿
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則父子離散爭亂反目
是謂萌芽噉罅

此謂亂政萌芽為國之噉罅伏射謂相攻伐而激射

聖人見萌芽噉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
得之或抵而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

如此謂抵而塞之如彼謂抵而得之反之謂助之為理覆之謂因
其國取

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五帝之政世間猶可理故曰抵而塞之是以有禪讓之事三王之
事世間不可理故曰抵而得之是以有征伐之事也

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

謂五伯時右由上也

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噉隙不可不察也

合離謂否泰言天地之道正觀尚有否泰為之噉隙又况于人乎
故曰不可不察也

察之以捍闔能用此道聖人也

捍闔亦否泰也體大道以經人事者聖人也

聖人者天地之使也

後天而奉天時故曰天地之使也

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有可抵則謂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

上合謂抵而塞之助時為治檢下謂抵而得之束手歸己也

能用能循為天地守神

言能因循此道則大寶之位可居故能為天地守其神祀也

鬼谷子卷上

鬼谷子卷中

飛箝篇第五

飛謂作聲譽以飛揚之箝謂牽制束令不得脫也言取人之道先作聲譽以飛揚之彼必露情竭志而無隱然後因其所好牽制束令不得轉移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

凡度其權畧量其材能為遠作聲譽者所以徵遠而來近也謂賢

者所在或遠或近以此徵來若燕昭尊隗即其事也

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

言遠近既至乃立賞罰之勢制能否之事勢既立必先察究與之

同異別言語之是非

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

外謂浮虛內謂情實有無謂道術能否又必見其情偽之辭知其能否之數

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

既察同異別是非見內外知有無然後與之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則賢不肖可知也

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

權之所以知其輕重量之所以知其長短輕重既分長短既形乃施隱括以輔其曲直如此則徵之亦可求之亦可用之亦可

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

鉤謂誘致其情言人之材性各有差品故鉤箝之辭亦有等級

故引鉤箝之辭內惑而得其情曰鉤外譽而得其情曰飛得其情即

箝持之令不得脫移故曰鉤箝故曰飛鉤箝

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

謂說鉤箝之辭或押而同之或合而異之故曰乍同乍異也

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

不可善謂鉤箝之辭所不能動如此必先命徵召之重累者謂其人既至然後狀其材所有其人既至然後都狀其材術所有知其所能人或因此從化者也

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

或有雖都狀其所有猶未從化然後就其材術短者訾毀之人或

過而從之言不知化者也

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

或有狀其所有其短自形此以重累為毀也或有歷說其短材術便者此以毀為重累也為其人難動故或重累之或嘗毀之所以驅誘令從化

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白米色以事之

其用謂人既從化將用之必先知其性行好惡動以財貨米色者欲知其人貪廉也

或量能立勢以鈎之

量其能之優劣然後立去就之勢以鈎其情以知智謀

或伺候見嚮而箝之

謂伺彼行事見其嚮而箝持之以知其勇怯也
其事用抵巇

謂此上事用抵巇之術而為之

將欲用之天下必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咀嶮之難易人民財貨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

將用之于天下謂用飛箝之術輔于帝王度權量能欲知帝王材能可輔成否天時盛衰地形廣狹人民多少又欲知天時地利人和合其泰否諸侯之交親疎愛憎又欲知從否之衆寡

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鈎

其所好以箝求之

既審其慮懷知其好惡然後能就其所最重者而說之又以飛箝之辭鈎其所好既知其所好乃箝而求之所好不遠則何說而不行哉

用之于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為之樞机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

用之于人謂用飛箝之術于諸侯也量智能料氣勢者亦欲知其智謀能否也樞所以主門之動靜机所以主弩之放發言既知其諸侯智謀能否然後立法鎖其動靜制其放發猶樞之于門机之于弩或先迎而之或後而隨之皆箝其情以和之用其意以宜之

如此則諸侯之權可得而執己之息又得而固故曰飛箝之綴也謂用飛箝之術連于人也

用于人則空往而寔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用于人謂以飛箝之術任使人也但以聲譽揚之故曰空往彼則開心露情歸于附己故曰寔來既得其情必綴而勿失又令敷奏以言以究其辭如此則從橫東西南北反覆惟在己之箝引無思不服

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雖有覆敗必能復振不失其節度此箝之終也

忤合第六

大道既隱正道不得坦然而行故將合于此必忤于彼令其不疑然後可行其意即伊呂之去就是也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

言趨合倍反雖參差不齊然後施之計謀理乃適合

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制

言倍反之理隨化而轉如連環之屬然其去就各有形勢或反或覆理自相求莫不因彼事情為之立制也

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

所多所少謂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既知多少所宜然後為之增減故曰以此先知謂用倍反之理知之也轉化謂轉變以從化之

世無常貴事無常師

能仁為貴故無常貴立善為師故無常師

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聽

善必為之故無不為無稽之言不聽故無所聽

成于事而合于計謀與之為主

于事必成于謀必合如此者與眾立之推以為主也

合于彼而離于此計謀不兩忠

合于彼必離于此是其忠謀不得兩施也

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術也

既有不兩施宜行反忤之術反忤者意欲反合于此必行忤于彼忤

者設疑其事令昧者不知覺其事

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

用之者謂反忤之術量之者謂其事業有無與謂與之親凡行忤者必稱其事業所有而親媚之則暗主無從而覺故得行其術也所行之術雖有大小進退之異然而至于稱事揚親則一故曰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

將行反忤之術必須先定計策然後行之又用飛箝之術以彌縫之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言古之深淺背向之理者乃合四海兼并諸侯驅置忤合之地然後設

法變化而轉移之衆心既從乃求其負主而與之合也

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于文王

伊呂所以就桀紂者以忤之今不疑彼既不疑然後得合于其負主矣此知天命之筮故歸之不疑也

以天命系于殷湯文王故二臣歸二主不疑也

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寔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

夫忤合之道不敢行于勝已而必用之于不我若故知誰不如然後行之也

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既行忤合之道于不如己者則進退縱橫唯其所欲耳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于大小謀于眾寡稱貨財之有無

少饒之有餘不足幾何辯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利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審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及側孰便能知如此者是謂權量

天地之情必見于權也善修量權其情可得而知之知其情而用之者何適而不可哉

揣情者必以其甚善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有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欲必失其變

夫人之性甚喜則所欲者甚惧則所惡彰故因其彰著而往極之惡欲既極則其情不隱是以情欲因喜惧之變而失也

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雖因喜惧之時以欲惡感動尚不知其變如此者乃且置其人無與之語徐更問斯人之所親則其情欲所安可知也

夫情變于內者形見于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

夫情貌不差內變者必見外貌故常以其外見而知其內隱現色而知情者必用此道此所謂測深揣情也

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于此

審權量則國事可計審揣情則人主可說至于謀慮情欲皆揣而後行故曰謀慮情欲必出于此也

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言雷于揣術則貴賤成敗唯己所制無非揣術所為故曰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

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雖宏曠玄妙若不兼揣情之術則彼之隱匿從何而求之然則揣情者乃成謀之本而說之法制也

常有事于人，莫先事而至此最為難

挾揣情之術者必包獨見之明故有事于人，莫能先也又能窮幾盡變故先事而至自非體玄極妙則莫能為此矣故曰此難為者也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

人情險于山川難于知天今欲揣度而守司之不亦難乎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謀慮出于人情必當知其時節此其所以最難也故觀蚰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蚰飛蠕動微虫耳亦猶懷利害之心故順之則喜悅逆之則勃怒

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無順逆者事之所必行然則順之招利逆之致害理之常也觀此可以成生事之美生事者必審幾微之勢故曰生事者幾之勢也

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言既揣其情然後修飾言語以遵之故說辭必使成文章而后可論也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

謂揣知其情然後以其所欲摩之故摩為揣之術內符者謂情欲動于內而符驗見于外揣者見符外而知內情故曰符為揣之主也

用之有道其道必隱

揣者所以度其情慕摩者所以動而內符用揣摩者必先定其理故曰用之有道然則以情度情本潛密故曰其道必隱也

漸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

言既揣知其情所趨向然後以其所欲微而摩之得所欲而情必動又測而探之如此則內符必應內符既應必欲為其所為也

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窳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成其事而無患

君既所為事必可成然後從之臣事貴于無成有終故微而去之爾若已不同于此計今功歸于君如此可謂塞窳匿端隱貌逃情情逃而塞窳則人何從而知之人既不知所以息其僭妬故能成事而

無患也

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

此摩甚微彼應自著觀者但觀其著而不見其微如此用之功專在彼故事無不可也

古之善摩者如搦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

鉤者露餌而藏鉤故魚不見鉤而可得賢者觀功而隱摩故人
不見摩而自服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兵勝于由善摩、隱
則無從而畏故曰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

聖人謀之于陰故曰神成之于陽故曰明

潛謀隱密日用不知者神道之不測故曰神也功成事遂煥然彰
著故曰明也

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
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

聖人者體道而設教參天地而施化韜光晦迹藏用顯仁故人
安得而不知其所以利從道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比之神明

主兵日勝者常戰于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
下比之神明

善戰者絕禍于心曾禁邪于未萌故以不爭為戰師旅不起故
國用不費主德潛暢至風遐扇功成事就百姓皆得自然故不知

所以服不知所以畏比之于神明

其摩者有以平者有以正者有以喜者有以怒者有以名者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

凡此十者皆摩之所由而發言人之材性參差事務變化故摩者亦消息盈虛因幾而動之

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

名貴發揚故曰發也行貴成功故曰成也

故聖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

書上十事聖人獨用以為摩而能成功立事然衆人莫不有所

以用之非道不能成

故謀莫難于周密說莫難于悉聽事莫難于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

謀不周則失幾而害成說不悉聽則違順而生疑事不必成則止
筭而有廢皆有所難能任之而無難者其惟聖人乎

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

為通者說謀必虛受如受石投水開流而納泉如此則何隙而可得故曰結而無隙也

夫事必合于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

夫謀成必先考合于術數故道術時三者相偶合然後事可成而

功業可立也

說者聽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聽

進說而能令聽者其唯情合者乎

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于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

言內符之應外摩得應則應譬猶水流就濕火行就燥也

故曰摩之以其類烏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類烏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

善于摩者其唯聖人乎故曰獨行之道者也

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及而化成

見機而作何晚之有功成而不拘何抱之及行此二者可以化天下

權篇第九

說之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

說者說之于彼人也說之者有資于彼人也資取也

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

說者所以文飾言語但假借以求入于彼非事要也亦既假之須有損益故曰假之者損益之謂也

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

謂彼有所問卒應而對之者但便利辭也辭務便利故所

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

覈實事務以成義理者欲明其真偽也真俗既明則符驗自符
驗也言或反覆欲相却也

難言者却論也却論者釣幾也

言或不合反覆相難所以却論前事也却論者必理精而事明
幾微可得而盡矣故曰却論者釣幾也求其深微曰釣也

佞言者諂而于忠

諂者先意承欲以求忠名故曰諂而于忠

諛言者博而于智

博者繁稱文辭以求智名故曰博而于智

平言者決而于勇

決者縱舍不疑以求勇名故曰決而于智

戚言者權而于信

戚者憂也謂象憂戚而陳言也權者策選進謀以求信名故

曰權而于信

靜言者反而于勝

靜言者謂象清淨而陳言反者先分不足以窒非以求勝

名故曰反而于勝

先意成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縱舍不宜
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

已寔不足不自知而內訟而反攻人之過窒他謂非如此者反也觸

忌諱故曰有忌諱也金為堅物衆口能燦之則衆口有私曲也
故曰言有曲故也

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

可聽在于合彼可成在于順理此為下起端也

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
人之所工故不困也

智者之短不勝愚人之長故用愚人之長也智者之拙不勝愚
人之工故用愚人之工也常能棄拙短而用工長故不困也

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

人能從利之所長避害之所短故出言必見聽舉事必有成功也

故介虫之悍也必以見厚螫虫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獸之用其
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

言介虫之堅厚以自藏螫虫之動也行毒螫以自衛此用其所

長也故能自免于害至于他鳥獸莫不知用其長以自保全談者
感此亦知其所用而用也

故曰辭言五日病曰怨曰憂曰怒曰喜

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

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

病者恍惚故氣衰而不神也

怨者腸絕而無主也

故口者机関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

口者所以發言語故曰口者机関也情意宜否在于机関故曰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故曰心之佐助也心得耳即能窺見間隙見彼姦邪故曰窺間見姦邪耳目三者調和而相應感則動必成功吉無不利其所無則以順道而動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者也

故繫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

苟能觀要理得便可曲成不失故雖繫言紛葩不亂翱翔越

越不迷變易改常而不危者也

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

五色為有目者施故無目不可得而示其五色五音為有耳者作故無耳不可得而告其五音此二者為下文分也

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

此不可往說于彼者為彼暗滯無所可開也彼所不來說于此者為淺局無所可受也夫淺局之與暗滯常閉塞而不通故聖人不事也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

口食可以肥百體故可食也口言或可以招百殃故不可以言也言者怨者內動故腸絕而言無主也

憂者閉塞而不泄也

憂者快悒故閉塞而言不泄也

怒忘動而不治也

者

怒者鬱勃故妄動而言不治也

喜者宣散而無要也

喜者搖蕩故宣散而言無要

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

此五者既失于平常故用之在精而行之在利而不精利則廢

而止之也

故與智者言依于博與拙者言依于辨與辯者言依于要與貴

者言依于勢與富者言依于高與貧者言依于利與賤者言依于

謙與勇者言依于敢與過者言依于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

此量宜發言之術也不達者反之則逆理而不免成于害也

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

與智者語將以其明斯術與不智者語以此術教之然人迷日

因久教之不易故難為也

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

言者條流舛雜故多類也事則隨時而化故多變也若言不失類

事亦不亂

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

不亂不變故其主有常能令有常而不變者智之用也故其智可貴而不妄

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聽聰則真偽不亂智明則可否自分辭奇則是非有證三者能行則功成事立故須貴之

謀篇第十

為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

得其所因則其情可求見情而謀則事無不濟

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之不
知其所擁始于古之所從

言審情之術必立上智中才下愚三者參以驗之然後奇計
可得而生奇計既生莫不通達故不知其所擁蔽然此奇計非
自今也乃始于古之順道而動者蓋從于順也

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
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
其偏者也

諸同情欲共謀立事若俱成後必相親若乃一成一害後必相
疎理之常也

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相疎者偏害者也

同惡謂同為彼所惡後若俱害情必相親若乃

理必相疎亦

理之常也

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類一也

同異之分用此而察

故牆壞于隙木毀于其節斯益其分也

墻木毀由于隙節况于人事之變生于同異故曰斯益其分

故變生于事之生謀之生計之生議之生說之生進之生退之生制因以制于故事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

言事有本根各有從來譬之卉木因根而有枝條花葉故曰

變隙然後生于事業生事業者必須計謀成計謀者必須議說議說必有當否故須進退之既有點涉須事以為法而百事有度何莫非由斯而至其道數一也

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于數明于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

使輕貨者出費則費可全使輕難者據危則危可安使達數者立功則功可成搃三才而用之可以光耀千里豈惟十二乘而已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而裁之

以此三術取彼三短可以立事立功也謀者因事與慮宜知之而裁之

故曰因事而裁之

故為強者積于弱也有餘者積于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

柔弱勝于剛強故積弱可以為強大直若曲故積曲可以為直少則得衆故積不足可以為有餘然則以弱為強以曲為直以不足為有餘斯道術之所行故曰道術行也

故外親而內疏者說內，親而外疏者說外
外陽相親而內寔疏者說內以除其內疏內寔相親而外陽疏者說外以除其外疎也

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

若內外無親而懷疑者則因其疑而變化之彼或目見而有所見

則因其所見而然之

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

既然見彼或有可否之說則因其說要結之可否既形便有去就之勢則因其勢以成就之

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

去就既成或有惡患則因其惡也以權量之因其患也為斥除之

摩而恐之高而動之

患惡既除或恃勝而驕者使切摩以恐懼之高危以感動之微而止之符而應之

雖恐動之尚不知變者則微有所隱據以證之為設驗以應之
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為計謀

雖有為設引據符驗尚不知變者此則或深不可救也使擁而塞
之亂而惑之因抵而得之如此者可以計謀之用也

計謀之用公不如私，不如結，而無隙者也

公者揚于王庭名為聚訟莫執其咎其事難成私者不出門庭
慎密無失其功可立故公不如私雖復潛謀不如與彼要結二人同
心物莫之間欲求其隙其可得乎

正不如奇，流而不止者也

正者循理守常難以速進奇者反經合義事同機發故正不如

奇，計一行則流通而莫知止也故曰奇流而不止者也

故說人王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

與人主言奇則非常之功可立與人臣言私則保身之道可全
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

身在内而言外泄者必見疏也身居外而言深切者必見危也

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于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

謂其事雖近彼所不欲莫強與之將生怒也教人當以所
知今反以人所不知教之猶以暗除暗豈為益哉

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
也

學順人之所好避諱人之所惡但陰自為之非彼所逆彼必感
悅明言以報之故曰陰道而陽取之也

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

將欲去之必先聽縱今極其過惡過惡既極便可以法乘
之故曰縱之者乘之也

貌者不美又不惡故此情托焉

貌者謂察人之貌以知其情也謂其人中和平淡見善不
美見惡不非如此者可以至情托之故曰至情托焉

可知者可用也不可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

謂彼情寬密可令知者可為用謀故曰可知者可用也其不
寬密不可令知者謀者不為用謀也故曰不可知者謀者所不
用也

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于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于人者制
命也

制命者言命為人所制也

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揚道

聖人之道內陽而外陰愚人之道內陰而外陽

知者事易而不知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為存而危不可
以為安然而無為貴智矣

智者寬恕故易事愚者猜忌故難事然而不智必有危亡

之禍以其難事故賢者莫得申其計畫則亡者遂亡危者遂
危欲求安存不亦難乎今欲存其亡安其危則他莫能為

惟智者可矣故曰無為而智美二

智用于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衆人之所不能見

衆人所不能知衆人所不能見智獨能用之所以貴于智矣
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為之所以自為也見不擇事而為之所以為
人也

亦既用智先己而後人所見可否擇事而為之將此自為所不可
見擇事而為之將此為此亦猶伯樂教所親相駑駘教所憎相
千里也

故先王之道陰言之有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
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言先王之道貴于陰密尋古遺言證有此理曰天地之化唯
在高深聖人之制道唯在隱匿所隱者中正自然合道非專
在仁義忠信也故曰非獨忠信仁義

道理達于 義之則可與言

言謀者曉達道理能于此義達暢則可與語至而言極矣
由能得此則可與穀遠近之義

穀養也若能得此道之義則可與居大寶之位養遠近之人
誘于仁壽其域也

決篇第十一

為人凡決物必託于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害至于誘也

有疑然後決故曰必托于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則善有患則惡
福患之理未明疑之所由生故曰善其用福惡其有患然善
于決疑者必誘得其情乃能斷其可否也

終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奇之所托

懷疑曰惑不正曰偏決者能無惑偏行者乃有通濟然後
福生利焉若乃去其福利則疑者不受其決
若有利于善者隱托于惡則不受矣致疎遠
謂疑者本其利善而決者隱其利善之情反托之于惡則不

受其決更致疎遠矣

故其有使失利其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

言上之二者或去利託于惡疑者既不受其決則所行罔能
通濟故有失利惟害之敗凡此皆決事之失也

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
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

聖人善變通窮物理凡所決事期于必成事成理者者以陽
德決之情隱者偽者以陰賊決之道成志真者以信誠決之
小禍微者以蔽匿決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決之

陽勵于一言陰勵于二言平素樞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

勸勉也陽為君道故所言必勸于一一無為也陰為臣道故所言必勸于二二有為也君道無為故以平素為主臣道有為故以樞机為用言一也二也平素也樞机也四者其所施為必精微而契妙然後事行而理不難

于是度以往事驗之來事恭之平素可則決之

君臣既有定分然後度往驗來恭以平素計其是非于理既可則為之決也

公王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則決之
危由高也事高而名美者則為決之
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

所謂惠而不費故為決之

用力既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為之者則可決之

所謂知之所無奈何安之若命故為之決

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

去患從福之人理之大順故為決之也

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以正亂治決成敗難為者

治亂以之正成敗之決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樞機之榮辱之主故曰難為

故先王乃用耆龜者以自決也

夫以先王之聖智無所不通猶用耆龜以自決况自斯已下

而可以專己自信不博謀于通識者哉

符言第十二

發言必驗有若符契故曰符言

定徐正靜其被節無不肉

被反也肉肥也謂饒裕也言人若居位能安靜正徐則所及人節度無不饒裕

善與而不靜虚心平意以待傾損

言人若善與事結而不安靜者但虚心平意以待之傾損之期必至矣

有主位

主于位者安徐正靜而已矣

目貴明身貴聰心貴智

目明則視無不見身聰則聽無不聞心智則思無不通是三者無擁則何措而非當也

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身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盖用此道也

輻湊並進則明不可塞

夫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若雲從龍風從虎沛然而莫之禦輻湊並進不宜亦乎若日用照臨其可塞哉故曰明不可塞也

有主明

主于明者以天下之目視也

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

崇德之術在于恢弘博納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辭流故能成其深聖人不拒衆故能成其大故曰勿堅而拒之也
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

言許而容之衆必歸而防守拒而逆之衆必違而閉塞歸而防守則危可安違而閉塞則通更雍夫崇德者安可以不弘納哉

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位術正靜其莫之極欤
高莫過山猶可極深過淵猶可測者乃神明之位德術正靜
迎之不見其前隨之不見其後其可測量乎哉

有主德

主于德者在于舍而勿拒也

用賞貴信用刑貴立

賞信則立功之士致命捐生刑正則受戮之人沒齒無怨也

賞賜貴信必能驗耳目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聞化矣

言施息行賞耳目所見聞則能驗察不謬動必當功如此則信

在言前雖不見聞者莫不聞化也

誠暢于天下神明而况奸者于君

言每賞從信則至誠暢于天下神明保之如赤子天祿不傾如
泰山又况不逞之徒欲奮其奸謀于君位者此猶腐肉之齒

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有主賞

主于賞者貴于信也

一日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

天有逆順之紀地有孤虛之理人有通塞之分有天下者宜皆知之
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

夫四方上下左右前後有陰陽向背之宜有國從事者不可不知
又熒惑天之法星所居災生吉凶尤著故曰雖有明天子必察
熒惑之所在故亦須知也

有主問

主於問者須辨三才之道

心為九竅之治君為五官之長

九竅運為心之所使五官動作君之所命

為善者君與之賞為非者君與之罰

賞善罰非為政之大經也

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

與者應彼所求求者應而無得應求則取施不妄得應則行
之無怠循性而動何勞之有

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固能久長

因求而與悅莫大焉雖無玉帛勸同賞矣然因逆理禍莫速焉

因之循理固能長久者

有主因

主于曰者貴于循理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亂

周謂徧知物理于理不周故羣臣亂也

家于其常也無內外不通安知所聞

家猶業也羣臣既亂故所業者無常而內外閉塞觸途多礙何如知所開乎

開閉不善不見原也

開閉即捍闔也既不用捍闔之理不見為善之源也

有主周

主于周者在于徧知物理

一日長目二曰飛身三曰樹明

用天下之目視故曰長視用天下之身聽故曰飛身用天下之心慮故曰樹明者也

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新莫不聞變更

言用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故千里之外隱微之中莫不立覽既察隱微故為奸之徒絕邪于心曾故曰莫不聞變更也

有主恭

主于恭者在于聰明文思

循名而為寔安而完

寔既副名所以安全

名寔相生反相為情

循名而為寔因寔而生名寔不虧則情在其中

故曰名當則生于寔生于理

名當自生于寔立自生于理

理生于名寔之德

無理不當則名寔之德自生也

德生于和生于當

有德必和能和自當

有主名

主于名者在于稱寔

轉凡眩亂二篇皆亡

或有在周眩筮而充次第者按鬼谷之書崇尚計謀祖述聖智而在周眩筮乃以聖人為大盜之資聖法為桀跖之失亂天下者聖人之由也蓋欲縱聖棄智驅一代於混茫之中殊非此書之意蓋無取焉或曰轉凡眩筮者本經中經是也

鬼谷子卷下

本經陰符七篇

陰符者私志于內物應于外若合符契故曰經符由本以經末故曰本經

盛神法五龍

五龍五行之龍也龍則變化無窮神則陰陽不測故盛神之道法五龍也

盛神中有五氣神為之長心為之舍德為之入養神之所歸諸道

五氣五臟之氣也謂神魂魄精志也神居四者之中故謂之長心能舍容故謂之舍德能制邪故謂之人然養事之宜歸之于道

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容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

無名天地之始故曰道者天地之始也道始所生者一故曰一其紀也言天道渾成陰陽鑄陶萬物以之造化天地以之生成包容弘厚莫見其形至于化育之氣乃先天地而成不可以狀貌詰不可以名字尋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是以謂之神靈

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得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神明稟道而生故曰神明之源也化端不一有時不化故曰一其化端也循理有成謂之德五氣各能循理則成功可致故曰德養五氣也一者無為而自然者也心能善為其術自生故曰心能得一乃有其術也

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乃為之使

心氣合自然之道乃能生術之有道由舍則神乃為之使

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生受之天謂之真人真人者與天為一十二者謂目見色耳聞聲鼻受香口知味身覺觸意思事根境互相停舍故曰十二舍也氣候由之出入故曰氣之門戶也唯心之所操束故曰心之提攝也凡此皆受之于天不虧其素故曰真人真人者體同于天故曰天與為一也

而知之者內脩鍊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

內修鍊者謂假學而知之者也然聖人雖聖猶假學而知假學即非自然故曰以知之也

故人與生一出于化物

言人相與生在天地之間其得一身既出之後隨物而化故有不同也
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于心術心術必有不通

竅謂孔竅也言之事類在于九竅然竅之所疑必與術相通若乃
心無其術必不通也

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之謂化

心術能通五氣自養然養五氣者務令未歸舍神既未舍自
然隨理而化也

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長也靜和者養氣養氣
得其和四者不衰四邊威勢無不為存而舍之是謂神化歸于身
謂之真人

言能化者在于全五神氣其一長者言能齊一思慮而君長之神
既一長故能靜和而養氣既養德必和焉四者志思神德也
四者能不衰則四邊威勢無有不為常存而舍之則神道變
化自歸于身神化歸身可謂真人

真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為以包
志慮思慮而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

一者無為也言其人養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育皆以無為
為之故曰執一而產萬類至于忠意思慮運行威勢莫非自
然循理而動故曰無為以包也然通達此道其性善為士乎既
能盛神然後乃可養志者也

養志法靈龜

志者察是非龜者知吉凶故曰養志法靈龜
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

言以心氣不達故須養志以求通也

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志則心散心散則志衰
志衰則思不達也

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氣志故所思不達者也

故心氣一則欲不惶欲不惶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思理達矣

此明寡欲者能養其志故思理達矣

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于胸中

和通則莫不調暢故亂氣自消

故內以養氣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分職明矣

心通則一身泰職明則天下和

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其養氣志知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察
其所安以知其所能

將欲用之于人謂之養志之術用也養志則氣盛不養則氣
衰盛衰既形則其所安所能可知矣然則善于養志者其惟
寡欲乎

志不養則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
寔志意不寔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志失而心氣慮志失而心氣

虛則喪其神矣

此明喪神始于志不養也

神喪則髣髴髣髴則忝會不一

髣髴不精明之貌忝會謂志心神三者之交會也神不精明則多違錯故忝會不得其一

養志之始務在安己己安則志意寔堅志意寔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安者謂少欲而心安也威勢既不散神明常來固守如此則威精分勢震動物也上分謂散亡也下分謂我有其威而能動彼故曰乃能分也

寔意法騰蛇

意委 蛇能屈伸故寔意法騰蛇也

寔意者氣之慮也

意寔則氣平氣平則慮審故曰寔意者氣之慮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謀計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

智不可亂故能成其計謀功不可間故能寧其邦國

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行所不錯神者得則凝

心安則物無為而順理不思而立覽故雖心之所錯神自得之則無不成矣凝者成也

識氣寄奸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感之言無由心矣

寄謂客寄言氣非真但客寄身故奸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感之如此則言皆自臆無復由心矣

故心術信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

言心術誠明而不虧真一守固而不化然後待人接物彼必輸誠盡意智者慮能明者獻策上下同心故能交會也用天下之身聽故物候可知矣

計謀者存亡樞机慮不會則聽不審候之不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寔

計得則存計失則亡故曰計謀者存亡之樞机慮不合物則

聽者不為己聽不審者聽既不審候豈得哉車候而謀非失而何計既失矣意所持惟有虛偽無徵復誠寔故計謀之慮務在寔意寔意必從心術始故曰必在心術始也

無為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太虛待神往來

言欲求安心之道必寂淡無為如此則五臟安靜六腑通和精神魂魄各守所司淡然不動則可以內思無形反聽無形聲志慮定太虛至神明千萬往來歸于己也

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陰陽之始終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

唯神也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能知而不知見而不見豈待出戶牖闢之然後知見哉固以不見而命不行而至也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于無方而神宿矣

道無思也無為也然則道知者豈用知而知哉以其無知故能通神明應于無方而神來舍宿猶舍也

分感法伏態

精神動物謂之威發近震遠謂之分態之搏擊必先伏而後動故分感法伏態

分感者神之西復也

覆猶衣被也震神明衣被然後其職可分也

故靜固志意神歸其舍則威覆盛矣

言致神之道必須靜意固志自歸其舍則神之威覆隆盛矣舍者志意之宅也

威覆感則內寔堅內寔堅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人之感之而動其勢如天

外感既盛則內志堅寔表裡相副誰敢當之物不能當之物不能當則我之威分矣威分動則物皆肅然畏其人之若天也

以寔取虛以有取無若以鎰稱銖

言威勢既盛人物肅然是我寔有而彼虛無故能以我寔而取彼虛以我有取彼無取之也動必相應猶稱珠以成鎰二十四銖為鎰者也

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
言威分勢震物猶風故能動必有隨唱必有味但撓其指以名呼
之則群物畢至然徐以次觀其餘衆猶性安之各令得所于是
風以動之變以化之猶泥之在鈞群器之形自見如此則天下
樂推而不厭誰能間之也

審于唱和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

言審識唱和之理故能有間必知我既之知間亦既見間即能間
故能明于動變而威可分者

將欲變動必先養志伏意以視間

既能養志伏意視之其間則變動之術可成矣

知其因寔者自養也讓己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謂之形勢

謂自知志意固定者此可以自養也能行禮讓于己者乃可以
養人也如此則神存而于內兵亡于外乃可為之形勢也

散勢法執鷲鳥

執散而後物服猶鳥擊禽獲固故散勢法執鷲鳥也

散勢者神之使也

勢猶神發故勢者神之使也

用之必循間而動

無間則勢不行故用之必循間而動

威肅內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

言威敬內盛行之又因間而發則勢自然而散矣

夫散勢者心虛志溢

心虛則物無不包志溢則事無不決所以能散其勢
意失威勢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

志意衰微而失勢精神挫衄而不專則言疏外而譎變

故觀其志意為度数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長短

知其志意隆替然後可為之度数度数既立乃後揣說之圖
其事也必盡圓方之理度短長之用也

無則不散勢者待間而動勢自分矣

散不得間則勢不行故散勢者待間而動而得間勢自分矣

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

五氣內精然後可以外察虛實之理不失則間必可知者有
間必知故能不失分散之實也

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

計謀者志意之所成故隨其志意必知其計謀也

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

神不肅察所以勢敗

轉圓法猛獸

言聖智之不窮若轉圓之無止轉圓之無止猶獸威之
盡故轉圓
法猛獸

轉圓者無窮之計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原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

聖心若鏡物感斯應故不測之智心術之要可通也而神道混沌為一以變論萬議類說義無窮

既以聖心原不測通心術故雖神道混沌妙物者冥而能類其萬類之變說無窮之義也

智略計謀各有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

事至然後謀興謀興然後事濟事無常准故形容不同圓者運至而無窮方者止而有分陰則潛謀未兆陽則功用斯彰吉則福至凶則禍乘凡此事皆反故曰事類不同者也

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

此所謂謀方圓以下六事既有不同或有乖繆故聖人法轉圓之思以求順通合也

故興造化者為始動作無不包六道以觀神明之域

聖人體道以為用其動也神其隨也天故興造教化其功動作先合大道之理以稽神明之域神道不違然後發施號令

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

天地則獨長且久故無極人事則吉凶相生故無窮天地以日月不過陵谷不遷為人事或以長保元亨考終厥命為成故見其計謀

之得失則吉凶成敗之所終皆可知也

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
言吉凶無常往故取類轉員然聖人坐忘遺鑒體合乎道故先
知存亡之所在乃後轉圓而從其方棄凶而從吉方謂存亡之所在也
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
進退之義

圓者通變不窮故能合彼此之語方者分位斯定故可錯有為之
事轉化者改禍為福故可觀計謀之得失接物者順通人情故可以觀
進退之意是非之事也

皆見其會乃為要結以接其說也

謂上四者必見會之變然後提其綱要而結之則情偽之說可接引
而盡矣

損兌法靈著

老子曰塞其兌河上公曰兌目也莊子曰心有眼然則兌者謂以
心眼察理也損者謂減損他慮專以心察也兌能知得失者能
知休咎故損兌法靈著也

損兌者幾危之決也

幾危之理兆動之微非心眼莫能見故曰損兌者幾危之決也
事有適然物有成敗幾危之動不可不察

適然者有時而然也物之成敗者有時而然幾危之動自微至著若

非情適遠心知机玄覽則不能知于未兆察于未形使風濤潛駭
危机密發然後河海之量堙為壘坑一賈之積疊成山岳不謀其
始雖悔何之故曰不可不察

故聖人以無為待有德言察辭合于事

夫聖人者勤于求賢密于任使故端拱無為以待有德之士之至也
必敷奏以言故曰言察辭也又明功以身故曰合于事也

克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

用其心服故能知之減損他慮故能行之
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為辭也

言減損之說及其所說之物理有不可聖人不生辭以論

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

智者聽興人之訟來芻蕘之言雖復周萬物不自說也故不以
己能言而棄人之言既有衆言故辭當而不煩還任衆心故心
誠而不偽心誠言當志意豈復亂哉

當其難易而後為之謀自然之道以為寔

失事而後謀生改常而後計起故必當其難易之際然後為之
謀失自然之道則事廢而功虧故必因自然之道以為用謀之寔也
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為之辭

夫能之妙者必能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追彼而成我也彼用圓者
謀令不行彼用方者謀令不止然則圓不行止理之常也吾謀既

發彼不得其常豈非大功者哉至于謀之損益皆為生辭以論其得失也
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机危乃為之決

夫所以能分威散勢者心服之由也心服既明机危之威可知之矣既
知之然後能決之

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于千仞之堤轉圓於萬仞之路

言善損慮以專心服者見事審得理明意決而不疑志雄而不滯
其猶決水轉石誰能當禦哉

持樞

樞者居中以運外處近而制遠主于轉動者也故天之北辰謂
天樞門之運轉者謂之戶樞然則持樞者動運之柄以制物也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止也

言春夏秋冬四時運不為而自然也不為而自然所以為止也
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

言理所必有物之自然者靜而順之則四時行為萬物生焉
若乃干其時令逆其氣候者猶敗况未成者元亮曰含氣之
類順之必悅逆之必怒况天為萬物之尊而逆之

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

言人君法天以運動故曰亦有天樞然其生養成藏天道之
行也事之正亦後不別身

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逆之雖盛必敗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言天干之行逆人之正所謂倒置之曰道非義而何此持樞之術
根太簡健暢理不盡或篇簡脫爛本不能合也

中經

謂由中以經外發于心本以彌縫于物者也故曰中經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執窮者不忘息也

振起也趨向也物有窮急當振起而向護之乃其施之必在

能言之士厚德之人若能救彼物執則窮者懷終不忘息也

能言者傳若博惠

傳類也謂能言之士解紛救難雖不失善人之類而能博行
息惠也

施德者依道

言施德之人勤能脩理所為不失道也

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

言小人在拘執而能救養之則小人可得而使也

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因免闡玩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為

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之自善或當敗之自立

闡玩謂將兵雜轉使溝壑士或有所因而免斯禍者伐害

能言謂小人之道說人罔極故能言之士多被戮害破德為

雄為毀文德崇兵戰抑拘成罪謂文不章橫被縲總戚善

謂天下蕩之無復紀綱而賢者守死善道真心不踰所謂歲

寒然後知松柏後凋也敗之自立謂天未悔禍危敗相仍君子窮而必通終能自立若管仲者也

故貴制人不貴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權制于人者失常

貴有術而制人不貴無術而為人所制者也

是以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聞聲和音解仇鬪却綴去却語攝心守義

此摠其目下別序之

本經記事者紀道教其變要其在持樞中經

此摠言本經持樞中經之義言本經紀事但紀道教而已至於權變之要乃在持樞中經也

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者謂文為之生也

見彼形象其體即知其容貌者也謂用爻卦占而知之也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

謂彼人之無守故可以影響形容象貌占而得之

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形不僻淫以道為形以聽為容貌在

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却而去之

有守之人動皆正直舉無淫僻教後昌盛時光日新雖有辯士之舌無從而得廢故隱情塞却閉藏而去之

聞聲和音謂聲氣不同則思愛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

配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遞相剋食性氣不同故不相配也
能為四聲主者其惟宮乎

宮則土也土主四季四者由之以生故為四聲主也

故音不和則不悲不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于身也

散傷醜害不和之音氣不和必與彼乖故言其必逆于身

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

言若音氣乖彼雖行譽美盛非彼所好則不可如比目之魚合

翼之鳥兩相須也其有能令兩相求應不與同氣者乎

解仇鬪却謂解羸微之仇鬪却者鬪強也

辨說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故羸微為仇從而

解之強者為却從而鬪之也

強却既鬪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

鬪而勝盛從而高其功盛其勢也

弱者哀其負傷其卑行其名耻其宗

鬪而弱者從而哀其負為傷其卑小汚下其名耻辱其宗也

故勝者鬪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

知進而不知退必有亢龍之悔

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强大力倍死而是也

弱者聞我哀傷則勉强其力倍意致死為我為是也

却無極大禦無强大則皆可脅而并

言雖為却非能強大其于扞禦亦強大如是者則以兵威脅
令從己而并其國也

綴去者謂綴己之繫言使有餘思也

繫屬也謂己令去而欲綴其所屬之言令後思而同也

故接負信者稱其行屬其志言可為可復會之期喜

欲令去後有思故接負信人之稱其行之盛美屬其志令不

怠為此美行必可常為必可報復會通其人必令至于喜悅者也

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徃明疑而去之

言既稱行屬志令其喜悅然後以他人庶幾于此者引之以為

成驗以結已往之心又明已疑之至誠如是而去之必思而不忘也

却語者察伺短也

言却語之道必察伺彼疑也

故言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

言多不能無短既察知其短必記識之以取驗之相也

動以忌諱示以時禁

既有其短則以忌諱動之時禁示之其人因以懷懼

然後結以安其心收語益藏而却之

其人既以懷懼必有求復之情然後結以誠信以安其悞心

其向語盖利而却之則其人之思固以深矣

無見己之所不能于多方之人

既藏向語又戒之曰勿于多方人前見其有不結也
攝心者謂達好學伎術者則謂之稱遠

欲將攝取彼心見其好學伎術則為作聲合遠近知之也
方驗之驚以奇怪人繫其心于己

既為作聲譽方且以道驗其伎術又以奇怪從而驚動之
如此則彼心繫于己也

効之于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于己

一既繫心于己又効之于時人驗之于往矣然後更理其前
所謂為之曰吾所以然者歸誠於彼人之己如此則賢人之
心可得而攝亂者理也

遭淫之酒者為之術音樂動之以為必死生日少之憂

言將欲攝愚人之心見淫酒色者謂之術音樂之樂可說又以
過于酒色必之死地生日減少以此可憂之事以感動之也

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瀾漫之命使有會後

又以音樂之事彼所不見者以喜悅之言終以可觀何必淫于
酒色若能好此則性命瀾漫而無極終會于永年愚人可
以道勝說故惟音樂可以攝其心

守義者為守以人意探心在內己合也

義者宜也宜探其內心隨其所宜遂人所欲以合之也
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內事有繫由而隨也

既探知其心所以得主心也得心既深故能從外制內我制則何事不行故事所屬莫不由隨之也

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

小人以探心之術未比于君子必以左道用權凡事非公正者皆曰小人反道亂常害賢伐善所用者所違者公不度昏亡萬機曠紊家破國奪不亦宜乎

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為安救亡使存也

道謂中經之道也

鬼谷子卷下終



